

I247.5

2799

3

南蛮魂

魏 献 宗 著

BK72/D



B 454054

南 蛮 魂

魏 献 宗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莲花新村魏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印张 2插图 142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

ISBN 7—80533—017—4/I·13

(书号：10422·50) 定价：1.30元

内 容 提 要

清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特召泉州南音五高手晋京献艺。为了将南音发扬光大,五高手不遵南音敬仙不敬帝的祖训,历尽千难万险,长途跋涉,宫廷献艺。一曲气势雄伟的《八骏马》,轰动京城,扬名海外,被康熙钦赐为云霓仙乐,五乐师被封为五少芳贤,但生还故里者仅有二人。五乐师弹奏的秦琵琶,从此代代相传,成为器乐珍品。为了继承先人遗志,保存秦琵琶,使南音不致失传,五少芳贤的后人一代又一代地含辛茹苦、历尽艰辛,谱写出一曲曲感人的悲歌,使南音犹如八骏马,永远奔腾不息,在海内外广为流传。作品题材新颖,语言凝练,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泉州的民情风俗、风光名胜,更是描绘生动,色彩绚丽,令人开卷即不忍释手。

一

记得我爸说，康熙癸巳年上元佳节，当一轮满月梦幻般爬上龙眼树梢的时候，泉州城大街小巷已是灯火如流、倩女似云。纵横全城通往刺桐港埠的八卦沟轻舟密聚，蕃商胡贾、三教九流竞相登岸。那十里南北长街游人夹道，百戏千灯踩街由北往南游行，有放花灯、结鳌山、鱼龙游、虎狮舞、高脚戏、火鼎公火鼎婆、骑驢探亲、幡会、抬阁，还有戏仔人手持珠宝装扮蕃胡竞走长街的迎蕃货，好多，我记不得说不清。天下上元灯，无逾泉州多嘛。

那时候的闺女少妇，一个个红脂白粉、浓妆艳抹、螺髻簪花，打点得秀丽似水。她们玉手挑灯，款款轻移三寸金莲，身着各色轻纱薄绸裙裳，若隐若现地显出女性丰满、柔软的双乳，羞涩涩、甜滋滋任凭男人们去抚摸、挑逗，从而留下怀念我们苦难祖先一元复始、繁衍子孙万代的美的印记。

正当人们沉浸的喧嚣沸腾的欢娱之中，两匹坐骑疾蹄从涂门城外驰来，冲撞得涂门街上的游人躲避不迭。伊斯兰教清净寺前的几个波斯汉子正拥着几位温陵女子调情作戏不知让路，被前头坐骑上的彪汉挥鞭抽打得的呱呱直叫，逃窜开

去。那几位女子也惶惶躲入人群不见了。

“红毛鬼子在俺大清国境休得淫荡无礼！”

挥鞭的彪汉操着北国官腔骂道。他推推头上的清官红缨帽，举目所见的娇俏女子和后生壮汉们，都在扯扯拉拉地亲密作情，不觉又瞪大一对浑圆的眼睛骂开了：

“人称闽南人是土著蛮人，果真人人野蛮，不知羞耻！”

“俺不信泉州府这蛮鬼的地方，会有啥仙乐神韵！”

后一坐骑的汉子跟上来道。他俩身着朝庭官差装束，风尘仆仆，并骑漫步在灯火人流之中。尽管嘴上骂骂咧咧，但他们还是四目一眨不眨地、贪婪地搜索着一幕幕令人销魂蚀魄的情景。

五里胭脂巷、聚宝市场青青楼这些柳巷花街的烟花女子，更是装扮得胡里花哨，无忌地裸露出一对对白嫩嫩耸拉拉的奶子，穿梭在烟花酒楼和小巷人潮里，以她们毫不掩饰的风骚魅力，诱惑汉子们去摩挲、捏弄，甚至倾倒在她们脚下吸吮奶头，从而显示她们的水容诱人，满足她们风尘生活饥渴渴求的虚荣。

不可思议的古老遗风，祖先遭受劫难的深重烙印。在这一夜，生活在我们这块被世人雅誉为“温陵”土地上的祖先们，既无尊卑贵贱之分，也无乱伦浪荡之嫌，人人平等，但不知那是进化到超越现代的未来，或是停滞于秦汉时期，我爸也不得而知。

爸说，胭脂桥边更是人群簇拥，不时有几盏花灯被烛火炙燃着，散尽最后一丝狂欢的余热，便化为灰烬，顷刻间，被无数只脚践踏、蹂躏，消声匿迹。我爸说那象人生，乐极

生悲。而人生，却又象那一缕青烟、一堆灰埃，火烧完了，什么也没有，唯有价值仅在于转瞬即灭的火。

桥头的温陵鹑院弯弯门，一位芳龄佳人刚走出来，就被汉子们围拢起来。她年方二十有一，淡施粉黛，明眸皓齿，一对细细弯弯长长的眉毛象相思树叶，仿佛命定她一生要翘首盼望爱的来临。她穿一件白色拖地百褶罗裙，柔润的肌肤隐隐可见，在斑斓璀璨的花灯映照中熠熠生辉，宛若天仙之女降临人间同享天伦之乐。汉子们认出她是温陵第一钗洪云，无不贴近她，不认识的听说是金钗之首，也都争先恐后地包拢过来，以致她无可抗拒地任凭无数双肯定是汗涔涔的手儿肆意捏弄调情。她玲珑的双手紧握一把南音檀板，极力遮挡下身，艰难地挪动莲步想走往巷口的吴氏官商寮去。那里有着令她日夜魂牵梦萦的悠悠爱韵。但围缠她的汉子愈来愈多，路难行。她高耸的乳房、丰腴的臂膀、欣长的脚腿以及周身富有柔美魅力的地方，似乎都爬满了蜜蜂，骚痒痒的。想到活在人世间要向前迈进一步是如此之难，她不觉凄凄然泪滴淋漓，越发楚楚动人。

此时，一位身着文儒青袍的后生仔风度颇具文雅地走进胭脂巷。似乎为了表示礼貌或赞美，他时而抬手似摸非摸地碰碰一个个敞开胸襟迎面而来的女子。爸说他姓吴单名志，是我十八代祖公。姑且称他祖公吧！他来到胭脂桥头的鹑院门口，掰开一层层人墙，把茫然无措的洪云揽进自己宽厚的胸膛里，冲着众汉子嚷道：

“诸位多多包涵，让让路，请她到官商寮献上一曲。”

“好咧！月圆人佳，南音似水……”

“走吧，难得听到金钗腔。”

“……”

汉子们呼应着让路了。金钗洪云倚靠在我祖公怀里，闻到他浓烈的男性气味，浑身酥麻麻的，如痴似醉。转眼间她已被簇拥到三开间大厝的宫商寮。那是我的祖厝，泉州城最大的南音茶寮。

“真主赐福，可等来了温陵第一钗。先知宽恕，今生不过是虚幻的享受，我和你呀……”

一个红头发长辫子白脸皮尖鼻子的混血后生仔，疾步从厅堂迎出天井，朝着在汉子们簇拥中款款而来的洪云嘻笑道，急不可耐地伸出一双毛茸茸的大手，痛快地摩挲起她被谁撕破纱裙胸口而袒露无余的、已被汉子们捏弄得红肿了的双乳，闭上那对深深凹陷的眼窝里的蓝眼睛，翘起两片薄薄的嘴唇，“噢”了一声，甜蜜蜜地陶醉了，好似喝了大瓮醇酒。他是我祖公他爸收养的儿子，我祖公的养弟。他身上流淌着阿拉伯人的血液，自幼礼拜真主，崇仰先知。我祖公他爸怕老伴不疼养子，也就给他取用老伴的姓氏，单名一个“生”字，叫付生。

我祖公瞥一眼怀中的洪云，打掉付生的手佯怒道：

“蕃仔弟，你这般贪色，定是常把三弦当奶子捻，一阙曲子操不完，老断弦！”

一阵哄堂大笑，笑祖公的言语风趣逗人。

这一夜，我祖厝张灯结彩，红烛高照，清客满座，码头装卸工、石木土三匠、商贾小贩、衙役清兵、私塾先生、内地的、海外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好热闹。

“风流诸位先莫为，玉漏铜壶且不催，唯聆丝竹蛮人韵，尺八陈宁幽咽归。”

一位中等身材的懦弱书生手握二弦挤出厅堂，轻甩长辮高吟道。他是我祖公的弦友秀才李义。

“宁仔，秀才叫你哭上台啦。”

“好个学富五车的落榜秀才，不懂古笛洞箫者还误以为陈宁尺八身高呢，哈哈。”

“……”

在天井中坐品铁观音香茶的陈宁，闻诗便手携尺八洞箫步上厅堂，轻拍两下李义的肩膀，笑了笑，没说什么。他为人忠厚，少言寡语，也是我祖公的知音弦友。

须臾，祖公他们五位少年弦管先生——爸说，古时候南音艺人系属上九流，故称弦管先生，够得上穿文儒长衫——整齐衣冠，焚香三炷，便按弦管规矩坐列；金钗洪云手握檀板居中，祖公腰拥秦琵琶、李义拉弓二弦居左，陈宁唇抵洞箫、付生手抱三弦居右。他们端坐凝神静气，聚思少顷，便琵琶起调，洞箫低引，二弦、三弦和鸣而起，檀板击拍，操奏起“北青阳”滚门。丝竹高韵顿然使得一切喧嚣声消弥殆尽、华灯无彩。金钗洪云和着寮拍轻摇檀板，唱起南音散曲《元宵愁》，莺莺袅袅、流丽悠婉，恍似华月下的清泉浮泛着波光涓涓潺流——

月圆如镜照见阮（我，我们）颜容瘦减都成么，

元宵薰风暂暖，

逢着阮君出海去蕃邦，

共谁对酒赏灯，
怎挨得过五更眠……

正当听客们沉浸在溢满恩爱、相思、柔情和哀叹的缠绵歌声中，几个衙役挤开堵在寮门口的人，拥着知府和刚才进城的两位朝庭官差来到天井茶席隙间。扯嗓门的衙役仰起粗脖子喊了两声“知府大人驾到！”，但不知是他嗓子嘶哑或是南音醉人不醒，祖公他们依旧聚神操抚，没听见似的。知府摆摆手示意扯嗓门的别叫，自己眯起双目欣然聆听。他身旁的两位朝庭官差也不由得渐渐沉醉于金韵玉腔之中：

上元月明又清，
阮不甘独守冷帟，
轻移莲步阮挑灯上街。
花灯摇醉半拖金缕，
任恁众君解阮心头相思愁……

爸说自古以来，泉州刺桐港通海诸多蕃国，历代都有无数蛮人汉子出海谋生，遗留孤儿寡母者甚多，所以好多女子在金钗洪云的低吟浅唱声中纷纷临灯落泪，对月唏嘘。曲终歌罢了许久，人们依然心神飘然，如梦如幻。那扯嗓门的吃官饭听官差，慌忙喊道：

“知府大人驾到！”

我祖公放下秦琵琶起身迎接，不亢不卑道：

“大人一向倾心理政，不观百灯百戏。今夜亲临寒舍，

必定有何见教，小人诚惶诚恐。”

“免礼免礼。”知府客气道，“本官特来恭喜。”

“大人取笑了，小人安于贫寮过日，哪有何喜可恭？”

“皇上今年六十大寿，”知府抱拳往北一礼，“敕令至时普天同庆，并欲招四方赓歌晋京万寿祝典。”他接过衙役递上的书柬，交给我祖公，“我们泉州府人，当今正一品大学士李文贞大人举荐官商仙乐，皇上准奏。今特遣派二位官长送来书柬，请你招集弦管先生五人，即日晋京。”

“叩谢李大学士错爱，大人抬举。有此宽宥恩赐，小人本该唯命是从。然——大人知道，我们官商祖上有训，南音敬佛敬民不敬帝。为人子孙，岂可贪图荣誉，不孝守清规戒律？小人实难从命，还望大人……”

“有你这等无知的么！”知府睨一眼身旁的两位官差，慌忙改口讲起闽南话，“吴志，欺君之罪你担当得起吗？到了京城为皇上献曲祝典亦可光大南音，有何不好？”接着他又搭起官话道，“即日启程，不得延误。盘缠本官自当备妥，你等不必操心便是。”

言罢，知府返身便走出寮门，上轿去。铜锣手哐哐敲响铜锣，开道回府。

爸说，我们唐人祖先的遗训是：南音敬民敬佛不敬帝，后裔非谄官商者不娶不嫁，杜绝枕交烟花之女，洁身立世。

二

古色古香的紫云大殿，本该檀香、油灯供奉释迦牟尼，此时点上千瓦“小太阳”，耀得佛祖慈目难睁，眯成一条线。日本、东南亚、香港、厦门和泉州各南音社团的弦友们都集聚在大殿里，调弦试音，乐音嘈杂喧嚣，有扰佛祖。

我唯独找不到梅芳和姍红。抑或，她们就在这开元寺中灯火阑珊处赏月睇灯？

佛门净地里万头攒动，熙熙攘攘。丙寅上元夜，这福建五大丛林之首万灯齐汇，莹光点点。恢复传统集灯活动，真有点寻根复古的味道。只可惜，“一元复始”的风俗无法恢复了，这意味着一些古老文化、习俗的必然消亡？

我离开大殿，步入灯林人流。在一片人声鼎沸之中，我倏然感到分外孤寂难忍。大抵是我的心灵寂寞，而不是我超脱人生，心平气静地观察人生、领略人生。

山门处，斑斓多彩的花灯下、人潮中，她来了，背着琵琶囊袋。我周身一颤。凝眸细细打量，灯火交错映照中，一张美丽的脸庞，熠熠生辉。她的神情似乎比以往凝重、恬静多了，螺髻簪花，频频临风摇曳生姿。那一瞬间，我恍惚误为是几百年前的温陵金钗。

“梅芳——”我有些春寒，“多年不见了，如意吗？”

“嗯？噢，是你，继贤……”

她慌了神，低下头，却又不时抬眼瞥我。她清瘦多了，略带一丝病容愁态。梳起高髻，她更具一种古朴的优雅风韵。斜插在蓬松发髻里的银簪闪闪发光。她的眼眶也在闪光，清凉的光，是泪珠。我们相对无言。都在临灯落泪、对月唏嘘？良宵佳夜，离人久别邂逅，何苦要愁肠寸断！

我和她步向紫云大殿。为了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我想与她并肩同行，可是人流象洪水般把我们隔离开来。

我独自来到甘露戒坛后的紫云大殿，点头敷衍弦友们的招呼，操起洞箫练练口舌，借以抑制心潮。

海内外南音大汇唱开幕致词，免不了一番“欢迎日本清乐寻根团代表前来寻根访祖”、“东南亚华侨缱绻而来”、

“南音千年历史渊源流传”诸如此类的长篇论说，却道不清其渊源，只说尚待深入考察。我有些伤感。不是现代化电子时代了吗？何故尚待？我不会咬文嚼字。我是为我的父亲伤感。也许，南音古道真是现代人难以涉足的亘古迷境，难怪我爸跋涉一生而一无所获。

“贤仔——”深沉的轻呼，她站在我跟前，双眸散发着朦胧的红光，“我们俩合奏《八骏马》好吗？”

一种微妙的情感在我心中搅腾，冥冥发响，和着古刹里的磬声。我在哀伤与欣慰中默许。她原谅我了？恩恩怨怨的，谈不上谁原谅谁，况且，命运和未来本不是自己能安排的。她轻捻几下腰间的琵琶，微微一笑，有些邂逅的喜悦过后的辛酸。

弦音掩抑两三声，悠颤颤，真可谓“未成曲调先有情”。细打量，她腰间的琵琶，仙背圆鼓平面为阴，龙头曲项直柄为阳，阴阳错综，品相镶银，鹿弦陈黄，不正是我家世代传袭的秦琵琶？凿凿是它。无疑！怎么会落在她手里？

她避而不谈怎么寻回秦琵琶，只是收敛笑意，蹙起那对相思树叶般一直令我魂牵梦绕的长眉，轻声叹息。为秦琵琶，我们祖先苦难历史的遗物而叹息？或者为我们自己？

“我们俩，许久没合奏了，不知谐调不……”她垂下眼睑，长眉微微一颤，“断响好些年了！”

“只要，不忘过去。”我动情地说。

知音难觅。我不妨听听她的弦外之音意在高山或是流水。她身着灰色缎料的对襟衫和宽筒裤，加上螺髻银簪，显得老成，但不失一种难以品味的风韵。她凝神倾听日本清乐寻根团的人在操唱。配乐只有尺八洞箫和三弦，纯粹的南音分化，曲调尽以商音为准。那个日本姑娘跪在戒坛中演唱，听不懂词意，但寮拍、滚门都和南音相差无几，腔音不比姍红好。对呀，“姍红怎么没来？”我问梅芳。

“她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似乎很讨厌她，苍白的脸庞映起一片淡淡的红晕，呼吸急促。她把视线缓缓转向佛龕，默默无言。

该我们上台了。戒坛下的听众对日本弦管还感新鲜，人多。我们俩同登戒坛，听众大半赏灯去了，叫人扫兴。她倒不在意，落落大方地端坐于太师椅上，脚踩垫脚金狮，琵琶横腰。我坐在她横对面。我们中间是一把金丝闪烁的九曲黄凉伞。戒坛上悬挂两盏乌纱圆顶宫灯。太师椅、垫脚金狮、

皇伞和宫灯，有着它们的历史，南音鼎盛的历史佐证。我心惶惶，自觉愧对于我们的先人。她微微喘息了一会儿，瞥我一眼，和以往一样，那么温柔可亲。

蓦地，一声骏马长嘶震颤了缤纷璀璨的灯林。这是我爸传给她的“绝指”，似乎也是操弦人命运多舛的长叹。我唇抵洞箫，极力静心凝气，气贯空洞无底，吹出自由、舒展、豪放的情感。我们不能差于日本人，清乐是南音的宗嗣。

“骅骝开道”，蹄声杂乱。人生的路坎坷、曲折，彼此追求的方向各异，哪得整齐！万物都有个开端，人的生命、涉世和命运也一样。我的蹄声怎的没劲？踩到发酵的记忆藏囊了。儿女情！

骏马奔腾野茫茫，脱辔疾蹄尘漠漠。

爸教给她的弦诀在她指下得心应手。“驽骀闲游”，弦音懒散，箫声踌躇，彼此都不如意。丝竹音韵徘徊在低音阶。彷徨的迷困？她凛然捻拨起“玉骢展足”，从困惑中崛起，扬鞭驰骋。接阕“骏骥骄奔”，听得出她在沉沦中自我鞭策。可我仿佛跌入鸿沟，嘶声近乎哀叹……

“乌骖掣电”，春风得意，她自有她自己的路，她的憧憬和她所得到的。但是，风云不测，“嘞”的一声，弦断一条。我慌忙接上“白牺归山”的结束乐章，马蹄声碎，风尘漠漠。她急捻三条弦，拨转马头随我而来，指法高超不凡，娴熟沉着，可有点压抑难言。我们都象一匹匹马儿，在坎坷的人生旅程上跋涉，苦苦寻求着生的意愿和价值，各自经历着不同的凄风苦雨，步往各自的归宿，各自的！

什么都有个归宿，唯有愁烦和失落，无了无歇。

曲犹未尽。箫、弦余音相互缠绕；她愿与我同行？往者逝去不返，天各一方，不可能了。

坛下的人看灯多，听曲少。为我们鼓掌捧场的几乎都是些阿婆阿伯，还有就是戒坛后的海内外弦友。

谢台后回到紫云大殿，我看到她病态的清秀脸庞上，泪眼潸然，神情凄楚地看我一眼。

“弦断——”

“弦断不可复续……”她淡然道，“幸好，我还有一根鹿筋大弦，仅此一根。”

“……”

我缄默无言。一根，仅此一根鹿筋弦。古时候，上等南音琵琶的弦丝尽是以长颈鹿脖颈韧带所制，具有颤悠袅袅绕梁三日的缠绵声韵，决非现代的塑料弦、钢丝弦所能代替的。她耸起相思叶眉，低垂眼睑，咳嗽了，不知是着凉或者是被大殿香案上的檀香青烟呛着。四弦，法四时。是春弦断丧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断丧了宫商仙乐诱人的魅力？听众没几个后生仔，缺少未来？

日本清乐寻根团的先生、女士们正在翘首瞻仰大殿拱叠式横椽上的南音二十四尊飞天乐伎雕像，叽哩呱啦讲些什么，佛祖才听得懂。也许他们是在赞誉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精湛，或是对我们祖先“敬佛敬民不敬帝”的气节表示崇尚。他们来寻找清乐的根，秦琵琶和尺八洞箫的本，殊不知，我们自己还没能溯到本求到源哩！

南音渊深莫测的历史充满了浓郁的神奇色彩，扑朔迷离，也许并将和许许多多古老的文化一样被历史所遗弃。

谁在抽噎？好悲伤，有气无力似的。蓦然回首，只见梅芳怀抱秦琵琶站在高高的佛龕下低垂着头，耸动着单薄的双肩。我也想哭，但泪水似乎早已干涸了。

“你这个冤家，干吗要回来，让我见到你，恨你！”她感觉到我站在她身旁，话音很小。“你可以永远离弃……”

我不知该怎么向她倾诉苦衷，真巴不得现在尚存“一元复始”的遗风遗俗。

三

月海迷濛，冷风挟带涛声呼啸而来，令人颇感寒意。海浪喷吐着白沫，一排排撞击礁石和古港废墟，溅起一朵朵白花。海的彼岸上简陋而嘈杂的市景泡浸在一片沉沉的夜幕之中，披着月的霜光，显得灰冷冷的。

我不觉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无可名状。

自汉朝开荒虚地至今，温陵故里漫历了两千余年的世事沧桑。谁有过她的鼎盛？东方古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世纪世界第一的大商埠——唯有古埃及亚历山大港能与它相比！谁有她的博学广识？中古文明之宝她蕴藏最丰富，海外古文化她珍藏最多，历尽世态炎凉——启迪多少人生哲理。谁有她的慈善心胸？佛教、道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袄教，数不清的大小丛林星罗棋布，就连天竺国始创于公元前七世纪、以崇高婆罗贺摩而得名的婆罗门教，如今世上也唯她有迹可循。谁又有她撩人心绪、慑人魂魄的高雅音韵，清丽如水，长流不息？

我又为她的古老而悲伤。

她太老了，显得老态龙钟。她往日的丰姿、神韵和魅力，在当代喧闹沸腾的世界里，已经所剩无几。抑或是她抱